



范君丁与生活较远地脱胎他创作
此书，作者范君丁在《莫斯科郊外》

莫斯科郊外

范君丁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范君丁与生活的距离他创作此书，作者范君丁在《莫斯科郊外》

以后这首歌词被改编成歌剧，并搬上银幕，名为《草原上的人们》。电影更突出了范君丁的主题，因为加上了电影手法，热爱自由、宁愿用生命祭奠爱情的范君丁被塑造成为爱与美的女神。草原上这群衣冠楚楚的流浪者，也成了爱与美的化身。

自序

这是我自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暖雪》之后，集结的第1个集子。

我感到写作好象也需要一个磁场，在一个强磁场作用下，作家能获有一种创作冲动、一种灵感、一种自由。我说的磁场与人们常说的状态与境界也似也不似。我一直认为创作是一个对生活的幻化过程：艺术反映生活，但这种反映不是直线的、简单的、机械的，纯直觉和纯理性的及庸俗社会学的，它应是饱含着作家的激情、幻觉、想像与主观意识，对生活进行的幻化。不如此不能获得艺术。

1986年和1987年，我似乎进入了这种磁场，进入了一种较佳的写作状态与写作境界，比较集中地写了一些散文与小说，并计划要写一些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作品，朋友也对我有所期待，但后来，我令他们失望了。1988年，上级机关要改革干部体制，在我所在的花城出版社进行民主选举试验。虽然这种民主选举的办法，有人颇持异议，我却认为中国确需要这种“民主试验”。不过，这次“民主试验”对我个人来说，真乃是失多得少，它将我从一个好不容易获得的创作磁场中，又拉回到一个久已习惯了的事务状态中，而且一陷十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反转来讲，塞翁得马，焉知非

祸？这是任何人逃脱不了的辩证法。

十年碌碌，十年疏怠，荒废了写作。现将十年来零星地写的一些感人感事的文章，收辑起来编成这本小集子，写得太少，水平也不高，确感惭愧，但我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没有急就章的才能，写每篇文章都不敢草率了事，这是我唯一可自慰的。

这本集子分“俄罗斯随笔”、“旅程随感”两部分。“俄罗斯随笔”的写作时间比较集中，内中二十多篇文章是我于1994年从俄罗斯归来后写的。这些年我还到过其他一些国家，本有写写这些国家的愿望，并想写出一点意思来，但眼高手低，至今所写甚少。“旅程随感”中多是一些怀人记事及杂感之作，因感而发，写时常不能自己。

若丁

1998年5月1日

目次

自序

卷一 俄罗斯随笔

- 3 悠悠雪原
- 11 俄罗斯的童话与真实
- 21 书香国度
- 31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 37 头颅
- 43 立马凯旋门
- 50 圣彼得堡的婚礼
- 59 艾奥斯——阿芙乐尔
- 65 列宁墓之讼
- 73 雾锁白宫
- 83 苏维埃，一颗青橄榄

- 94 不驯的杜马
100 普通人家
105 我寻到一个英雄
110 并无诗意的茨冈
115 一个流失的群落——作家群落
121 东正教的钟声
125 俄罗斯的艺术课堂
129 古姆与儿童世界
134 俄罗斯商海
140 中国城与中国人
148 孤儿狗比比（散文体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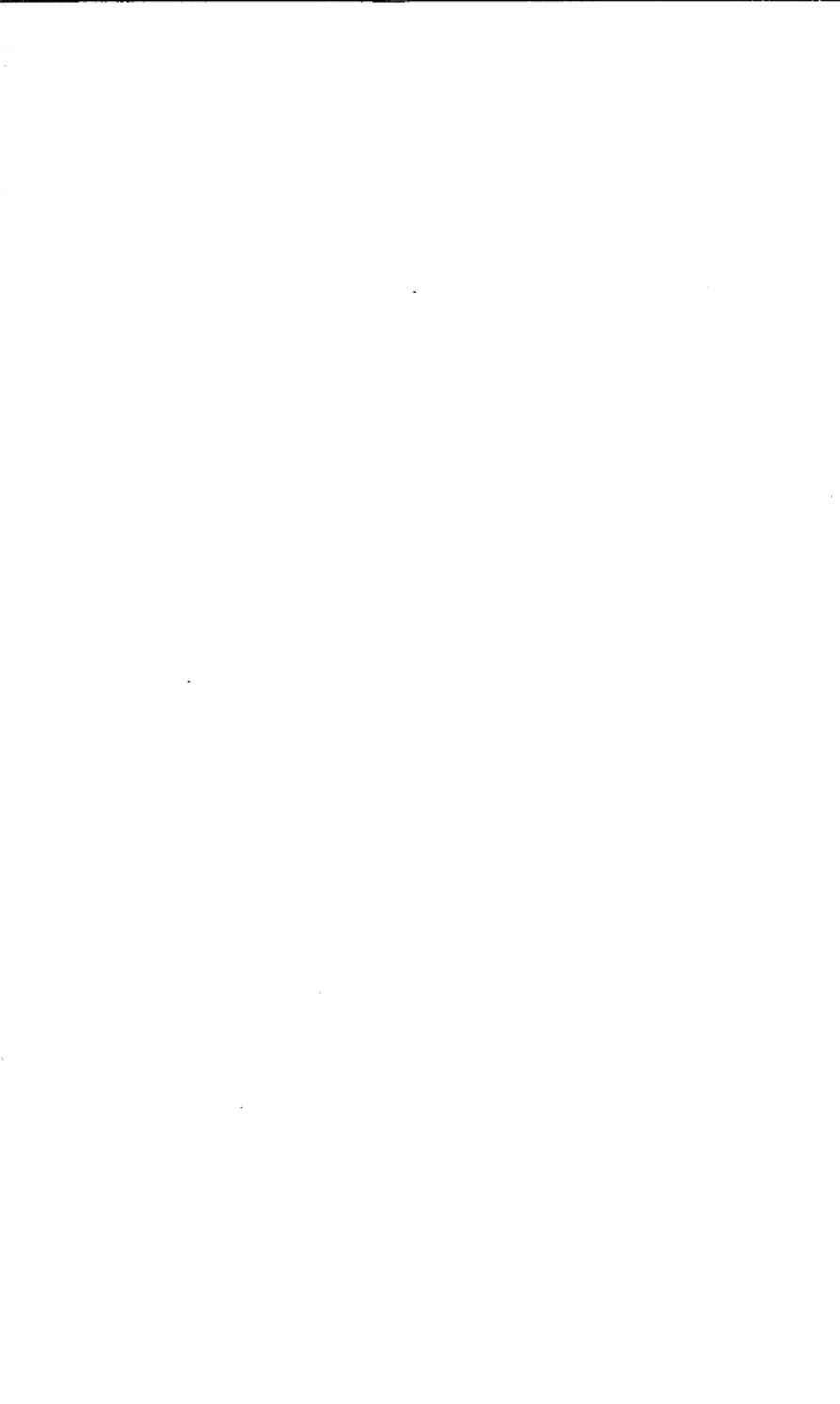
卷二 旅程随感

- 163 在法兰克福遇龙应台
170 费城的自由钟声
174 在缅甸——我们这个团
178 桥和桥及桥
187 寻梦街
195 失去了第二个夏天
204 潮州人

- 211 江山易姓韩
217 今日涛声
221 金槟榔山下
226 宜水西流
233 古兜夜雨
237 回望三味书屋
240 有情不觉故园老
244 南北的春天
247 圣人门下
251 圣坛之火
256 愧无紫鸦乌
260 泪别秦牧
266 您的心依然炽热
——送韩笑
270 梦里花儿落多少
——别易征
274 如果都德活着
279 街边有个书库
283 我是一个讲演家
287 国旗
291 中国人，你还需发愤

- 295 想起张难先
298 金牙情结
301 吃掉“八国联军”
304 针有两头利
308 自嘲亦是战斗
313 逆境的庄严
315 后记

卷一
俄罗斯随笔



悠悠雪原

列车穿过外蒙古，到纳乌什基车站上来了俄罗斯的边检、海关人员。列车员老王一面招呼他们，一面向车厢高喊：“都把护照拿出来，准备检查。”他又把头探进包厢低声说：“喂，谁带有花生米？谁带有酒？人家要喝酒吃花生。”

车外是零下近40度的严寒，车内闷热。绝大部分乘客是到俄罗斯跑生意的，他们把这个小站纳乌什基看作鬼门关。他们带的那些皮茄克、毛线衣、游戏卡、计算器之类的宝贝货物能不能顺利通过，要不要罚款或罚多少，以至于这次莫斯科之行是赔是赚，就看这一关了。有些乘客在慌乱与紧张中，不停地拭抹额头的汗珠。一种压抑的寂静，弥漫开来，慢慢像寒夜的雾水一样，凝结成一片冰珠。

寒气袭来。在这个关口上好像只有我是个局外人。我望望窗外轻叹了口气：

“唉，这就是西伯利亚了。”

“西伯利亚”一词对许多中国人不陌生。因为北半球的“寒极”就位于俄罗斯的北极圈内，所以气象台经常预报西伯利亚寒流的南移情况，似乎中国的寒冷都来自那个辽阔的大陆，俄罗斯的一些文艺作品更给人以西伯利亚即流放地的阴森感觉，所以中国人常把西伯利亚看作是严寒、神秘、不祥之地，并借用它来形容自己国土上那些边远、贫穷的地区。但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大雪原吸引着我，我对它有一种执着的向往，1990年我从莫斯科归国，本想通过西伯利亚，后因上不去火车而作罢。

在车上遇到河北某学院一位多次到俄罗斯讲学的教授，谈到我的行程，他不无遗憾地说：“西伯利亚八、九月最美，五彩缤纷，这时候就没什么好看了。火车走了三天，你看看窗外，可能你会感到火车在原地未动，因为窗外的景色不变，一片白雪。”

“我是来看雪原的。西伯利亚大雪原总会别有一番气象。”

现在，车窗外就是我向往已久的西伯利亚大雪原了。

俄罗斯边检、海关人员在车上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列车再启动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但按莫斯科时间计，还是夜半，只能透过积雪的反光，看到房舍和树林的黯淡轮廓。俄罗斯边检、海关人员一

下车，车内顿时热闹起来。人们走来走去，互相诉说。有因挨了罚而掉泪骂街的，有因侥幸过关而高谈阔论的，更有人把货物从箱底、铺下抖搂出来，已准备天亮后在所经的车站上去叫卖了。

天刚亮，看到了贝加尔湖。列车在乌兰乌德站转上西伯利亚大铁路。铁路在这里向西南延伸，像一只短袜，紧贴着贝加尔湖的“脚部”，绕了一个半圆。贝加尔湖这只“脚”可大了，列车绕着它整走了半天。

贝加尔湖是世界最深的湖，最深处达 1620 米；南北长 600 余公里，东西宽 25—80 公里，水容量超过波罗的海，积聚了全球淡水资源的 1/5。古时候，我们中国人称它为北海，“贝加尔”就是“北海”的讹音。当年，西汉使节苏武被匈奴旦鞮侯放逐羁留之处就在这里。“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留胡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这是小时候常唱的《苏武牧羊》中的一段歌词，唱起来很悲壮。在苏武的故事中，也有浪漫的一面：一位胡女爱上苏武，在冰天雪地中给苏武生了一对儿女，可见西伯利亚的酷寒冻不死苏武，也冰不死爱情。那时，匈奴的势力已伸展到西伯利亚，起码伸展到贝加尔湖周围，否则苏武的故事就失去了银色的背景。过了一百多年，大漠连年遭灾，统治集团内讧，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在其他民族的进逼下，开始西迁，经过三百多年的不断西移，在公元 400 年前后，

到达了匈牙利平原，建立起匈奴帝国。再过 80 年，帝国瓦解，北匈奴遂与当地民族融合。在北匈奴进行民族大迁移时，他们走过了西伯利亚，也许正是他们给西伯利亚许多地方留下了第一行脚印，第一堆火烬，第一具尸骨。

贝加尔湖的湖面已经冰封，灰蒙蒙像一个积满历史微尘的巨镜。天也是灰蒙蒙的，往远处看，看不到天地的分界。湖边有一叠一叠如皱褶一样的积冰，给这面挂在天际的镜面镶上花边。几艘游艇和渔船冻结在冰层上，偶尔有一两个渔人把冰层凿穿，坐在洞口垂钓，身边燃起一堆冒着浓烟的篝火。除此之外，贝加尔的镜面上没有其他映像，在极致的空濛与寂寥中，我感到令人震慑的冷峻与庄严。岸上，是无边无际的雪原。白桦树、落叶松、红松、冷杉织成的森林带在雪原上缭绕，或疏或密，或宽或狭，像不断变幻的乌云，带着雷声也带着亿万年的寂默在泛出青光的雪地上滚动。一带怒气冲冲的山岗，呼呼哧哧奔跑着喷出一团团雾气，吃力地由东向西伸展，但终于敌不过雪原的恢宏，臣服在雪原混茫的怀抱里，化成了一个温柔的漫坡。在森林凹进去的漫坡地上，常出现一片尖顶、两披檐的带阁楼或不带阁楼的木屋。这是西伯利亚人的村庄。质朴、洁净而美丽的村落。

斯柳迪扬卡是贝加尔湖岸边的一个小站，列车上的中国生意人开始在这里售物，顿时每个窗口都成了售货窗，人们举着或抖着衬衫、围巾、拖鞋、茄克叫卖，有人还走到站台上兜售，顿时列车上下

变成了一个琳琅满目、混乱不堪的大货场。与我同乘高包车厢的一个“代表团”，也人人摩掌擦拳，奇迹般地拿出各色物什，走向“市场”。更令我诧异的是那位坐在普通车厢里的教授，也不甘示弱，老当益壮，在窗口高高举起一件色彩艳丽的拉毛毛线衣。

列车员老王过来同我打招呼：“还不下去看看热闹。我看这一列车的乘客唯一不卖货的就是您了。”

外蒙古和俄罗斯的车站都是敞开式的，车站任人出入，站台好似大街。斯柳迪扬卡毕竟太小了，也许居民比较贫困，所以中国生意人初战收获不大。我在站台上散步，走到小卖部前停了停。小卖部的货架上货物很少，只有些质劣的饼干与罐头且售价不低。一罐约一公斤瓶装西红柿罐头，标价 800 卢布，按当日的卢布汇价，合人民币 6 元；一罐同样包装的西瓜罐头，标价 900 卢布，合人民币 6 元 7 角，更令人生畏的是西红柿呈青黑色，西瓜呈粉白色。小卖部旁边有一个书摊，一个穿厚呢大衣的老太太坐在摊后幽幽地望着行人。一个在毛茸茸的皮帽下闪着一双美丽大眼的年轻女人，拉着一个雪爬犁，爬犁上坐着一男一女穿得圆鼓鼓的小孩，目不斜视地穿过站台。匆匆赶路的行人，哈着大口大口的白气，在车窗前停一停又匆匆走开。只有一对衣帽不整、衣着似我国东北鄂伦春人的男女，在站台上踟蹰徘徊，茫然四顾。小站是西伯利亚的另一方风景。

莫斯科时间中午 12 时，我看到了伊尔库斯克车站和市区昏黄的冻结成球状的灯光，黑幕由东往西拉开，徐徐覆盖了西伯利亚的城镇和原野。

第二天早晨醒来，车窗外依旧是森林、雪原和偶尔闪现的尖顶木房，真的似风光不变，时间抗不住严寒而凝固了。但就在这静止中，又出现了万千变化。

雾和火车喷出的白气搅在一起，扯出一条无比绵长的纱巾，飘飘缈缈，摇摇曳曳，挂上树梢，挂上晴空。难得一见的太阳睡意朦胧地露出半个醉酒后的面孔，远处的雪野和近处的森林，刹时闪出喜悦的金色，好像它们已穿上缀满珠宝的衣裳，即将起舞了。一群飞鸟掠过树林上空，旋了一个圈，直冲天穹，转向东，去同太阳亲近。挂着积雪的松林，溢出绿意，一个妇女把木屋的窗户推开，露出鲜艳的红头巾。大地五光十色，喜气洋洋，像一个童话里的舞台。但太阳酒意未醒，突然仄楞几下，又把头缩回去。阴云合拢来，急忙给太阳盖上云被，风从地下钻出来，呼地一下把积雪剥成一卷一卷，抛到半空。又开始下雪了。雪由小而大，由缓而急，风搅着雪，雪搅着风，整个雪原翻倒了，天地浑然一体，森林、房舍、大地、天空均已隐去，只剩下浩渺的一片白。这时我觉得是在云海中飞驶，连车轮的轰鸣也感觉不到了。不知过了多久，风停，雪停，凛冷纯净的大地，陷入绝对的空寂。冷杉上的积雪更重了，有的树梢被积雪压到地面，匍匐着似在声声叹息，四极没有一个活的影子，连

飞鸟都没有一只。

列车轰鸣着，像一把滚烫的裁刀，划开了大雪原亘古不变的沉寂。

当然，今天西伯利亚的人文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6世纪沙皇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时，这片辽阔的大陆只有20万人，如今这边的人口已近4千万，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后，各方面都得到开发，这里成了俄罗斯重要的经济区域。但是在这里你仍然能体验到那种凝结成历史的静谧。

一个历史之谜总在我心中浮沉。匈奴人从这里走过去了，柔然人从这里走过去了，蒙古人从这里走过去了，中国强盛的汉朝即使有李广那样的大将，也未能穿过大戈壁成为西伯利亚大森林的主人，为什么远在西方的俄罗斯竟能把这么大一片土地变成自己的属地呢？也许谁也不能够回答这个历史疑问。

原始的西伯利亚早已变成了现代巨人。

进入俄罗斯境内的第二个早晨，列车通过叶尼塞河。叶尼塞河几乎等份地把俄罗斯分成东西两半，是俄罗斯水流量最大的河，在这里建有发电量600万千瓦、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之一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水电站。天色微明，宽阔的叶尼塞河雍容地向北流去，蓝绿色的水面上荡着浮冰和缕缕乳白色的薄雾，不急不躁，风度优雅而高贵。我想，只有我们的长江才有这种风度。

又是一日的傍晚，列车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位于乌拉尔山麓的欧亚两洲分界线。斯维尔德洛

夫斯克郊外有一个大湖，这使我想起一部电影。革命家斯维尔德洛夫在青年时代曾与伙伴在湖上泛舟，谈论革命，也许电影所描述的那个湖就是这个湖吧。夕阳望着湖面沉思，一半湖面溶在晚霞里。当年斯维尔德洛夫倡导的革命，这几年起了很大变化，我正是要到乌拉尔山那边去看个究竟的。

列车悠悠地令人颤怵地鸣了一声长笛。西伯利亚雪原退到车后，但前面仍然是凄迷的雪原。

1994年6月7日广州